

E. 撒塔爾著
董希白譯

種族與歷史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文化叢書

E. Pitard 著
董希白譯

種族與歷史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第三部 亞洲種族

第一章 概說

與我們同輩的人們，當他們想起他們種族根源的時候，早已有了習慣，毫不猶豫地眼睛望着東方——如今他們還保存着這種習慣——他們的眼睛望着這個廣大而又崎嶇的地方；望着這個帕米爾（Pamir）高原，這個高原上的雪向四方溶化，供給亞洲四大河流的水源。繼續不斷流通的形像；無窮肥沃的保證；河流天然的道路；當人類生活需要的時候，則這些道路可以允許人類生活流通，與水一樣容易！

這是一幅柔和的圖畫和順的表現！牠們的簡單特別使得牠們發生誘惑的能力！

從印度河（Indus），可以很容易達到彭德查布（Pandjab）與大洋；一望無邊的大洋，但近望則有沿海地可以依着平穩地走去。從西爾河（Syr）與阿謨達利阿（Amou Daria），可以向阿拉鹹海（Aral）與裏海（Caspian）等荒原走去，這些地方的基爾岐斯（Kirghiz）游牧民族，現在還有不完全的外相，怎麼能完成一種移植呢？

用文雅的字來形容，這個區域是含有山村詩意的。有人說，那般假設的印歐族（Indo-Europeans）被當地

冷氣驅逐了以後，就從這個區域向現今他們還居住的地方散布。同祖人類學的假設；人類地理學的假設；尤其語言學的假設……。

這種理想的觀念——從科學方面去看，也只是這個——，這種工作室裏的創造物，這種諷託的話都從羅德（Rhode）首先發散出來的（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八號），後來特別由一位日內瓦博學者彼克泰（Adolphe Pictet）在他一本名著（原註：見參考書第一九〇號）中，將這種觀念當作一種福音傳布於『知識界』中。在印歐族的根源與原始的阿利亞人（Origines indo-européennes et les Aryas primitifs）這本書中，他敘述我們歐洲種族的起源，與祖先的種種原始生活，彼克泰出生於博物學家的家庭，生存於科學發達的環境中，所以他將他的著作取了一個確有科學意味的名稱，叫做『語言學的古生物學論』（Essai de paléontologie linguistique），好像極古遠時代的語言學能够使我們看來是與各級古生物學有同樣的確定性！

在各專門家都知道的小冊子（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四號）中，賴那克（Salomon Reinach）曾提出的這種大規模的爭論，後來也有人討論過，但此地不當再行提起，以作更厲害的爭論。並且，從歷史語言的觀點上看，我毫無資格來參加這種爭論。

從人類學的觀點上看（這是此地惟一的正確觀點），我以為當用如下的方法來提出問題：如果印歐族是有同一的根源（有人做這種主張），那末我們到到處所遇見的他們的子孫，該當有相同的形態特徵。

在談到象類或其他哺乳類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討論的。

如果阿利安人 (Aryens) 是代表了惟一的人種，那就只要分別研究印度人與歐洲族。如將所以收集的觀察比較一下，那我們就立即看出絕對符合的地方。爲着再想解決這個二元論的問題，我們懂得多麼需要嚴密的研究亞洲南部與西部——至少——以及歐洲幾乎全部的人類。自從很早以來，亞洲已經可以居住了，並且在很古遠的時代，一定有人在亞洲居住了。甚至於有一天，我們可能在亞洲找到我們的根源。

現在該當按照年代的先後，記起杜霸 (Dubois) 在爪哇 (Java) 島的特林尼爾 (Trinil) 地方所發現的東西類人猿 (Pithecanthropus) 的遺骸。

一八九〇年，這位博學者在那島中部索羅河 (Solo) 左岸（或本加萬 (Bengawan)（在馬提翁 (Madison) 省）進行古生物的研究。在特林尼爾與克利塔 (Klitae) 兩村莊之間，肯頓 (Kendengs) 南部山腰上有很多的動植物化石。這般化石埋沒於堆積的火山白土層中，這種白土層是河水沖成的，來於鄰近各火山中，尤其是拉武 (Lawu)，庫庫桑 (Kukusan) 等火山。幾乎所遇見的種類都與現在的種類不同，而且這種特產動物化石的一般外形，使人想起西瓦利克 (Siwalik) 各山的動物化石。在爪哇還與亞洲大陸相連接的時候，這些動物已經在該島生存着了。

杜霸的發掘經過了好幾年。立行類人猿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是發現於一八九一及一八九二年。第一次（一八九一年九月）發現第三個大牙；同年十月發現有名的腦蓋頂部。大腿骨是在一八九二年八月掘出

的；其他的殘骨則遇見得更晚一點。歐洲人類學家很少有機會得到這些可尊敬的遺體，石化得很美，使人一見到就發生印象；尤其自從杜霸（Dubois）從腦蓋頂部中找出黏性混合體以後，更使人感動，腦的旋轉的形跡就出現了。

對於類人猿世系的位置，以及對於類人猿發現地在紀年學上確定的置位，現在都還沒有一種共同的意見。我們懂得這第二個問題（發現地紀年學上的位置的問題）的重要性；如果類人猿所在的地層當從最新世（Pliocène）提到第四紀地質時代（Quaternaire），那末特利尼爾（Trinil）的化石在人類世系中所應佔的位置就改變了，牠就不能再與人類有什麼直接親屬關係，因為人類在這個地質時代已經存在了。

請看杜霸對於他所發現的遺體所下的世系解釋：「雖然有種種的批評，我還深信立行類人猿是直接屬於人類世系，或者至少也不能相隔很遠。總之，我們的祖先不會不與立行類人猿相同，而且該當是立行類人猿的很相近的親屬。」布勒（Boule）對於這個世系的問題，曾做一個非常明確的說明：「但當確認，並且此地當再說明，相像並不常是後裔的意義。從各種特徵上看，類人猿的形態真是介於大猿與人之間，但不必因此就當認為猿與人中間是有世系關係的。並且這種區別，不像有人所主張的，是字句上的問題。」

我們知道類人猿的腦蓋頂部，若從若干形態特徵尤其從能力上去看，「真是介於黑猩猩（Chimpanzé）與下級人類（如同內安得塔爾人類）之間的腦蓋頂部。」從腦部內塑物所顯露的形態特徵上去看，腦部也是如此。

所發現的大腿骨是完整的，是屬於左腿的，是細而長的，從主要部份去看，是一個陰性的大腿骨。將身材從新組合起來，約有一·六五公尺高（意見不一，但總徘徊於一·六〇與一·七公尺之間。）有人常說：如果單單發現這個完全人形的大腿骨，那就毫不猶豫的說牠是人類的大腿骨。

頭腦蓋，大腿骨，牙齒等形態上都有種種不相符合的特徵，所以好多的博物學家（布勒也是其中之一）就假設這種類人猿的遺體可以歸屬於大猿，屬於大猩猩（*gibbon*）類（原註：見參考書第二一號一〇九頁。但特別根據頭腦蓋與身材的增長率，可以對於這個假設提出重大的異議。很難承認一個身材介於一·六〇與一·七〇公尺的大猩猩，能有八百七十克蘭姆（*gramme*）的腦子！但此地不是討論這個問題的地方。）因此這種類人猿代表『比較近鄰更發達更專門的大猩猩的一個支派，或許就因為這種專門化的關係，這個支派就很早的衰退了。所以類人猿不屬於人類祖系。他的腦蓋頂部與大腿骨的特徵，雖然多少是與『人類的』相像，但這只是些集合的特徵，而非親屬上的特徵。』這樣解釋那種在爪哇很可紀念的發現，並不減少重要性。反之，我想說這樣解釋反倒增加重要性，因為人類血系雖然還有獨立性，但在形態方面，似乎沒有像從前那樣與鄰近血系隔離。在這本書中，無須乎談得更詳細。

如果當接受若干發現者對於他們發現物所下的解釋，那末我們就應當承認在第三紀地質時代（*Tertiary*），亞洲已經被人居住了。我們知道，在理論上講，並沒有什麼理由可以否認這種居住的。諾埃特林（*Noetting*）

在緬甸 (Birmanie) 最新世 (Pliocène) 的礦層中，指出燧石，他相信這些燧石是故意造成的。在印度斯坦 (Indoustan) 各河流的漲灘中，找到一些毛石工具，連同一些動物殘片，其中有許多是屬於最新世的。

東高茲山 (Ghâts orientaux) 的紅土堆中，包藏着舍爾時代 (Chelléen) 形狀的工具，都是石英質與紅土質的。在時代上講，這些紅土堆至少可以視為冰河紀 (Pléistocène) 時代的東西。

其他上古時代各區域曾在亞洲好幾個地方被指出，特別在敘利亞。在這個地方，找到一些舍爾時代的工具，完全與歐洲樣式的相同，同時還找到一些時代更近的工具，如謨斯提爾時代的 (Moustérien)，奧利格那克時代的 (Aurignacien)，與馬格達雷尼時代的 (Magdalénien)。在這個地方，祖摩芬 (Zumoffen) 掘出一些視為奧利格那克時代的人類殘骨。在錫蘭島 (Ceylan)，薩拉桑兄弟 (Fritz et Paul Sarasin) 在他們的發掘中，找到一些上古時代的面具，但屬於上古時代何時期的則未認定；並且在薩安山 (Sayan) 以北耶尼塞伊 (Yénis-éï) 高處假山上，首先薩文科夫 (Savenkov)，後來貝葉 (Baye) 與佛爾科夫 (Volkow)，都先後在與我們古時大象時代相同特產動物遺體的接近處，找到謨斯提爾與舍爾時代的石英的工具。一八九六年，在托姆斯克 (Tomsk) 附近一個古時大象的黃土層中，找到上古時代的工具。

在很長久的時期中，亞洲東部未曾被冰河紀人類遺下遺骸，並且有人相信這個區域最古的文化是發生於近古時代。但松本 (Matsumoto) 最近描寫過從中國河南黃土中得來的人類尾骨。所以冰河紀 (Pléistocène) 人類曾在中國居住過，這並不是要使我们奇怪。並且，許多日本博學者在日本曾找到許多上古時代的工具遺物。因

此，對於亞洲史前人類就漸漸地明白了。一部分歐洲人所由產生的這個舊大陸現在已顯示於我們。我們很多歐洲人母地的亞洲，牠最古遠的過去現在還被很厚的網幕遮蓋着，可是已漸漸地讓光線穿過了。大概在能夠有秩序的進行發掘以後，在大陸全部，亞洲就可顯示出與歐洲相同的上古時代的工藝品。因此，歐洲與亞洲不僅在地理上是一個整塊了！

這些工藝品在這兩個大陸上是完全相對疊着嗎？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美國科學團體在中亞細亞進行發掘過（我們知道美國人對於亞洲人移居於他們大陸的理論）請等着罷。（原註：若干作者（如日本人鳥居龍藏（Torii）以爲亞洲大部份沒有認識上古時代的文化。關於亞洲上古時代，可以很有益處的參考得尼刻在地理新聞（Nouvelles géographiques, Paris 1892）與地球上的種族與民族（Races et Peuples de la Terre, Paris 1900）這兩本書中所附的參考書目；關於亞洲石器時代，則可參考下列各參考書：第三六號，第三〇〇號，第二七三號，第一七一號，第一四九號，第二六八號。——關於談論在亞洲發現一種上古時代工具類最早的文章，就是拉爾得（Louis Lartet）的文章（談在敘利亞所發現的毛燈石，見法國地質學會刊，一八六五年。）關於其他的東西，則見參考書第二五七號（R. K. Torii）第二二八號（P. et F. Sarasin）第五九號（Mitra），尤其布勒在參考書第二一號中將大部份的發現簡括地說過。美國的人類學家與許多歐洲的博學者，都想像着亞洲上古時代的人民——特別是亞洲中部與北部的人民——曾先後在美洲移殖過。至少亞洲集團從冰地越過白令海峽，而散布於北美。如同有人說過，西伯利亞東北部是這種移民暫時的停留處，他們從更遠的地方來的，只

不過經過此地而已。這種假設並不缺乏根據；但不能只用這個假設，來解釋美國種族的根源。美國人類局局長德利卡 (Hrdlicka)，一九一二年在日內瓦會議中曾極力爲這種假設做辯護。雖然我們差不多一定知道，第四紀地質時代的人民幾乎佔據了亞洲各地，但我們該當承認對於這般人民的身體特徵，我們則毫無所知。

他們是大身材的人民呢？還是小身材的人民呢？長頭人呢？還是短頭人呢？我們不能夠在他們與更近時代的人種間，建立起任何世系的關係。

亞洲的近古時代文化更豐富些，似乎牠散布於各處，並且那些表徵牠的東西，大體的說來，與我們歐洲的一樣的。摩爾根 (J. de Morgan) 在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 所見到的這種文化（原註：見附錄，）好像鳥居龍藏 (Torii) 在蒙古東部所見到的一樣，又好像那般日本探察員在日本石器時代殘物堆 (Kjökkenmöddings) 與滿洲所見到的一樣。我們手中有好些屬於近古時代的殘骨。我們所可以說的，就是在光石器時代，全部看來，亞洲似乎與同一時代的歐洲一樣，已經有了好幾種人類模型。曼蘇伊 (Manasy) 在東京 (Tonkin)（譯者註：是越南的東京）所發現的枯骨，是屬於長頭人的（面部比較的短，）頭指數是七三與七七；而在更北西伯利亞南部所找到的頭腦蓋也是長形的。這種觀察是很重要的，因爲亞洲現在活的人民（除開西南方印度斯坦 (Indoustan)，伊蘭 (Iran) 與阿拉伯 (Arabie) 以外，）他們的形態是遠不相同的。青銅器時代到處也表現得很豐富。這個時代存在於亞洲各地，竟引起我們發生許多很重要的問題。首先就是歐洲最初居民歷史的問題，如同歐亞兩洲近古時代人民間比較的問題一樣。此地，考古學比人類學進步得快得多（原註：見參考書第六六

號。)至於我們呢，不幸得很，我們還缺少大部份的材料呢！

現在，我們請很快的看一看亞洲現在在人民罷。

但若就我們所得到的幾個殘骸來下判斷，那末，在解剖學上，這般人民並非到處都是史前時代同地人民的後裔。特別在後面各頁中，不當做種種幻想。我們對於亞洲廣大陸地的人類，認識得還很少很淺，不足使我們做種種慎重的結論。

還有很多廣大的地方始終沒有被人類學家研究過。他們所研究的地方，也不過做些小規模的研究；印度斯坦、日本、前亞洲 (*Asie antérieure*) 幾部份地方都是認識得最清楚的地方。就是比方在印度斯坦與中國研究了幾千個人民，但拿這些地方幾萬萬人民來做比例。那又算了什麼呢？並且這般人民並非由各單純種族組織而成的；那又使得這種比例更小了。所以在看這幾頁文字的時候，讀者的腦精不得不盡量的縮小，因為我們還在初步研究的時期呢。

當我們想到亞洲大陸各種強大文化的時候，我們就發愁，不知道在現在活着的人民中，那些集團是這種種文化的創造者。庫提斯坦人 (*Kurdes*) 與亞美尼亞人 (*Arméniens*) 常是同種兄弟，其中之一已經變成游牧民族了，或者其中一部份人當被視為亞洲西部太文化的後代。

下面我們所要研究的亞洲種族，還有許多人種集團未列入其中，因為歷史中，至少是我們所認識的歷史中，沒有記載他們的行為。北部的薩摩耶人 (*Samoïèdes*)，撒姑斯人 (*Tounghouz*)，俄斯提阿克人 (*Osiaks*)，楚克

契人 (Tchoukchi) 或卡姆查德勒 (Kamtchadales) 南部很多的印度支那人 (Indo-Chinois) (不算小黑人 (Négritos) 安達曼人 (Andamans) 等等，在亞洲歷史中都沒有擔任什麼優越的職務。雖然這般不同的人類集團也很重要，但我們不引起讀者對之注意。

亞洲歷史中那般主要民族的命運是非常複雜的。那般似乎可以永遠統治下去的大帝國已經傾覆了；而這般意想不到的新國家居然踏入了歷史的境界。蒙古人雖曾有一度驚人的成功，但現在他們的威力如何呢？以前所以興，後來所以敗，其理由又是如何呢？這就是各個國家都同時包含着盛衰理由的比喻嗎？十九世紀末期，有人非常相信，人類集團在動物學上的特質可以用作一種解釋的理由，但是真能如此嗎？

在想研究出亞洲人民形態特徵的時候，就看到現在與史前時代一樣，長頭人與短頭人雜居於這個廣大的大陸上，並且雙方人數的比例各不相同，他們的居留地在地理上也沒有什麼確定的界線。

如果長頭人與次長頭人在印度半島是特別的多（尤其真正長頭人在印度半島幾乎造成了一個厚密的集團，但在離喜馬拉雅山脈以南各地很遠的地方，這兩種人也相遇得到；比方在下列各種人民中都有這兩種人：庫頁島 (Sakhaline) 或北海道 (Yéso) 的蝦夷人 (Ainou)，日本人與中國人，甚至於亞洲西部的人民（韃靼人，波斯人，突厥人 (Turkmènes) 但似乎很難說長頭人是其中幾個區域的本地人，因為這些區域完全是短頭人佔勢力。（原註：該當立刻看到這個有趣的事情：印度支那人頭腦蓋的形態與他們說印度語的鄰居很不相同；只從這個形態特徵去看，安南人 (Annamites)，柬埔寨人 (Cambodgiens)，暹羅人 (Siamois)，緬甸人 (Birmans)，

都與印度種族無關。)

短頭人自己也佔據了亞洲西部與中部一大部份土地。

在北方，薩摩耶人 (Samoyède) 與墩姑斯人 (Toungouz) 都屬於這種短頭人型，中部許多中國人與土耳其斯坦 (Turkestan) 的居民，也是屬於這種人型。

人們慣說亞洲是短頭人的發源地。現代的種種研究，指示出這個短頭人的『大貯藏地』也包含着很大數目的長頭人在內！

在非歷史家看起來，很難將世界史劃分時代。一個遠地的事變對於某地在某時代能够有什麼反應呢？比方初看起來，不能說中國歷史似乎直接影響了歐洲種種事實嗎？但是這句話很靠得住嗎？反之，斯泰恩 (Stein)，培利俄 (Pelliot)，勒科克 (Lecoq) 的種種大發掘和發現，不會指示我們這種反應漸漸從中國到了土耳其斯坦，後來經過突厥人 (Turkmènes) 的荒原與伊蘭山地，而向小亞細亞與阿拉伯前進嗎？另一方面，過去的阿拉伯人，韃靼人與土耳其人 (Tures)。現今的日本人，他們的文化不是一部份從亞洲民族得來的嗎？而這種民族的歷史始終沒有超越亞洲境界。我讓比我更有權威人們去決定罷！但很願意知道，那個爲着適當的理由，而不得不實行選擇的人所遇到的困難。選擇總是粗暴的，因爲牠太需要簡單化了。牠與研究遠因的科學需要不符合。

這種種保留是說明了，似乎在亞洲可以特別注意那般會寫古史的種族：波斯人，密提阿人 (Medes)，阿西利 阿卡爾提安人 (Assyro-Chaldéens)，中國人，印度人。

後來可以注意那般寫近史的種族：阿拉伯人，韃靼人，土耳其人；最後注意到日本人。

我們並不想對於這些種族可以提出很多的說明。亞洲那般現在活着的人民人體特徵，人類學對之知道的很少。對於那般創造古史的人民，可以說我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一般考古學家曾在亞洲古地中掘出很多有價值的紀念物，但他們對於所遇到的人類遺骸則太不注意，我對此不勝抱怨之至！而大家對於這般摧殘科學的「科學家」向來又沒有充分加以供給過。

我們時常要問，那般建築巴比倫（Babylone）與尼尼微（Ninive）兩古城的人民是屬於什麼種族。薩爾工（Sargon）或阿蘇巴尼巴爾（Assurbanipal）（譯者註：這兩個人都是阿西利阿的古國君王，）或賽拉斯（Cyrus）（譯者註：波斯帝國的創造者，）各屬於那一個人種集團呢？我們可以說現在的波斯人，庫提斯坦人（Kurdish）與亞美尼亞人（Arménians），若干土耳其人，就是這些古王國人民的子孫。他們仍舊居留於他們祖先大文化的发展地但誰能證明……

第二章 土耳其俄斯曼利人

五十年來，種種政治事變會將土耳其人在歐洲的範圍減小了很多，並且上次歐洲大戰會強迫他們在亞洲犧牲了許多土地。

首先我們不要忘記，在歐洲土耳其或亞洲土耳其若干廣大領土內居住的人民並不是土耳其人，又不要忘記許多「土耳其人」——比方波斯尼阿黑最哥維那（Bosnie-Herzégovine）的土耳其人——不過是些回教化的人民，人種根源很複雜，而政治上卻有一個共同的標記，這是我們在本書中常時提到的比方。

誰能講得出土耳其人確實的根源嗎？

當然，此地我們所說的特別是土耳其俄斯曼利人（Osmanlı），以及奧波斯、俄屬土耳其斯坦或阿富汗屬土耳其斯坦的突厥人（Turkmenes），阿最拜詹人（Azerbaidjani）（這般「高加索與波斯」（？）兩地土耳其化的伊蘭人（Iranians）），共同組成西方土耳其集團的人民。我們不談其他說各種土耳其方言的民族，但韃靼人則除外。

我們所以要說「特別是土耳其俄斯曼利人」因為在人類學研究的現階段下，很難在土耳其社會活動歷史中，指出某某民族會繼續的佔勢力。

突厥人、猶盧克人 (Yurks) 等等，在人種根源上都是各不相同的人民，但西方土耳其集團則由他們聯合組成的，除了俄羅斯利人以外，他們差不多還是一些游牧民族。一般旅行家都自願承認這般游牧民族代表人種中最單純的人型。但決不要根據這種小說上的意思，就以爲游牧民族毫不雜婚。如薩爾特人 (Sartes)——或薩 韃靼人——那般農民，很容易被外來的人民侵入；在東方集團中，被藏古人與墩姑斯人 (Tungouz) 侵入；在西方集團中，被印度阿富汗人 (Indo-Afghans)、阿拉伯人、阿西利阿人侵入。

實在的說起來，雖然有很多的研究，但對於土耳其游牧民族人種的單純，我們還不能確認。

在兩個社會大集團之間，做種種比較是需要的。不是有人確認，土耳其 俄羅斯利人所以能够擔任歷史中的職務，與構成一個長久的政治組織，正因爲他們混雜的關係嗎？然而其他土耳其集團所建立的古帝國（如韃靼帝國）則很快的陷沒了。對於土耳其歷史這種確定的說法，又該作何感想呢？

如果我們當從那種推動俄羅斯利人侵略的事變中，去推論土耳其的人種特質，則我們覺得這個民族，在人類學上，只能是一個異種混合體。因此如果我們承認戰勝者在征服地是有種種戰勝的利益，吸收了戰敗者，則上面這種混合體也是必然的現象。

有人說歐洲土耳其人是有非常多的提那利克山種混合着，因爲在政治上，土耳其曾將巴爾幹半島西部大部份居民都編入土耳其帝國。但是不要忘记俄羅斯利 (Osmanli) 是回教徒，被征服的民族不接受戰勝者的宗教，既然他們是下等人，那末就很少有與土耳其集團聯合的可能。所以我以爲這個人種的混合是說得太過份了。

苦斯尼阿黑最哥維那的「土耳其人」極大多數只不過是回教化的提那利克山種，他們並沒有大批的向外移居。他們只有極少數的人參加人種混合。大部份「土耳其化的人民」取得了俄斯曼利人的名號，因為經濟利益的關係，他們變成了土耳其人，有許多人竟成了大地主。因為要保存他們既得的土地利益，所以他們纔將戰勝者的宗教做他們自己的宗教；但是他們還繼續着不離婚。他們的種族並沒有多大的變化。我們遠遠的研究起來，他們在土耳其其全部中組成一個細胞，他們有他們集團自己的名稱。這並不是化學名詞中所謂的「混合」，而是一個種「混合」，就是許多人種集團的聯合，在政治上宗教上都沒有什麼區別了。

已經有人發表過許多的論證（我不說人類學的專論）想找出土耳其人的根源。語言、地理以及其他種種的推論都搬了出來。有人說土耳其人是烏拉爾阿爾泰種（Uralo-Altaïques），或烏格利安芬蘭種（Ougro-Finois），這都不是經過充分考慮的說法，沒有什麼大價值。有人竟搬出更空泛的名稱，說土耳其人是什麼烏格利安日本種（Ougro-Japonais）……在看了許多書以後，我覺得一方面語言學家，另一方面歷史學家，都曾討論過很久這個土耳其人其根源的問題。他們是解決了這個問題嗎？還是簡直是將問題弄得更複雜了呢？……

有許多居在歐洲的人民，如匈奴人（Huns），佛爾加河（Volga）流域的布加利亞人（Bulgares），都因語言的關係，就這樣土耳其化了，但他們始終沒有加入土耳其的主幹嗎？有人說大月氏人（Scythes）當被視為土耳其人。這是可能的。但誰會很正確的，很科學的，告訴我們大月氏人人類的特徵，使得我們能够做這種的比較呢？在我們看起來，有許多親屬關係是說得太冒昧了！因為土耳其人是來自亞洲最好戰的民族，政治的組織也最穩固，好